



毛髮，在 L' ORÉAL 與 GILLETTE 之間

L'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21

毛髮是一個人們假裝懂得的細節。

他們稱它為衛生、美學、身分、文化、儀式。

其實，它只是一道邊界——在你展示的和你隱藏的之間。

有人把它交給理髮師，有人交給美容師，有人交給那些承諾自主與完美的現代機器。但毛髮就待在那裡，固執，是一種生物學上的提醒：在你是社會性的存在之前，你是一隻動物。

然而，它不是敵人。它是一個令人不自在的朋友，一個提醒你從哪裡來的旅伴。它的分布幾乎細如毛細血管，顏色由你的基因圖譜決定，還有一段你無法抹去的歷史。即使是患有禿髮症的人也不是沒有它——他們只是失去了它一段沒有人能界定的時間。

但要理解毛髮，你得回到起源——那個你總會回去的地方：原始人。

我是這樣想像的，一個史前的黑色小說場景。兩個身影在一道草牆後交談。第三個人走來，分不出誰是男人、誰是女人。臉不夠用。臉會騙人。

於是，女人決定改變自己身分的命運。

她走到河邊，在水中看著自己，看到了鬍子。

她不喜歡。它不代表她。它不能讓她與眾不同。

她找到一塊鋒利的石頭，開始去除毛髮，一根一根地。

她發現毛髮長回來得很慢——這給了她一個優勢：她不必每天重複這個儀式。她還發現了一件更有力量的事：男人看她的眼光不一樣了。

差異變成了吸引。

差異變成了語言。

從那裡，整個毛髮的文化誕生了：先是象徵的，然後是社會的，然後是衛生的，然後是科學的，然後是意識形態的。

一路走到現代的種種極端：有人說毛髮保護你不受細菌侵害，必須保留；有人說必須去除才能被接受；有人說必須修整才能被渴望。

真相更簡單：毛髮誕生，生長，彎曲……而在它彎曲的地方，它死去。

但毛根依然活著，固執，就像某些你用意志力也無法去除的想法。

然後還有最後一條規則，只有講故事的人才知道：

永遠不要把「根」變成「恨」。

差別微乎其微——只差一個偏旁。

卻改變了一切。

Ferdinando